

5

一位被淡忘的藝術史學家

譚旦岡教授與東吳大學

中文系 100 級畢業校友 簡承禾

一、譚教授與東吳大學歷史系

譚旦岡教授，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卒於民國八十五年(1996)。譚教授畢業於北平大學法學院，之後赴法國帝雄藝術學院，放棄法律而改修習藝術；1932 年，以一幅〈大西廣場〉油畫，入選「巴黎秋季沙龍」展出。回國後，任教於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以後，任職中央博物院，從事文物整理與研究。民國三十八年，協助運送文物來臺。國民政府遷臺，將中央博物院與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文物與人員合併，因此譚教授改任博物院古物處處長，後來升任副院長。退休前，東吳大學前教務長王之先生，至博物院邀請譚教授前往本校擔任將成立的歷史系教授；民國六十一年八月，旋即應聘為歷史系專任教授，¹於焉展開與東吳大學的緣分。

實際上，早在民國五十一年，譚教授已在現今之文化大學藝術學系授課，但是故宮博物院遷至臺北以後，因為發展的需求，仍然有中國藝術人才不足之感。有鑑於此，經商討會議之後，譚教授於民國六十一年十月，應聘至臺灣大學歷史系，開設碩士班課程，培植人才。²然而，當時的藝術史課程是繫於歷史學門之下，是臺大歷史系的發展項目之一。相較於文大與臺大，東吳大學雖然沒有設置藝術學系，但是歷史系創立初期，即以「中國藝術史」為主軸，東吳歷史系簡史寫道：「西元 1972 年，關心亞洲高等教育的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促進委員會 (Commiss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願出資協助發展中國藝術史之研究。東吳大學因鄰近國立故宮博物院，考量到師資延攬及教研素材種種方面的方便，遂成立歷史學系。」³可見當時歷史系的成立，是以「中國藝術史」為特色。然而，後來因為世界經濟的問題，遂使補助款項中斷，而「藝術史研究所」也就無法設立⁴，連帶影響的是，中國藝術史的課程也隨著結束。雖然如此，譚教授當初受聘的聘書上註明：「主持中國藝術史專題研究，並負責

¹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臺中：陳益鋒印刷出版社，1994 年 3 月，上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292、297。http://baike.baidu.com/view/1915957.htm (2015 年 1 月 18 日查詢)

²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286、289。

³ http://twb.idc.scu.edu.tw/scu2007/zh_tw/artsoc_history.htm (2013 年 7 月 31 日查詢)

⁴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5。

中國藝術史半年刊編纂工作。」⁵所以譚教授從民國六十一年至八十年，計十八年的時間在東吳歷史系教授中國藝術史，並編有《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以下稱《藝術史集刊》)，共十五卷。⁶

根據譚教授的文集，編纂《藝術史集刊》應該是譚教授主動提出。東吳歷史系首任系主任劉崇鉉先生(1897—1990)在《藝術史集刊》的發刊詞說：「中華文物，藝術有卓然成就」，「但作專門之研究，尤其關於中國藝術史之研究，尚似寥寥」⁷，所以譚教授挑起《藝術史集刊》的大樑，而且為每期的刊物撰寫文章。茲將譚教授發表在《藝術史集刊》的文章臚列於下：

第一卷，春秋時代龍紋的演變。

第二卷，宋官窯器與民窯器的分野。

第三卷，戰國時代龍紋的續變。

第四卷，夏珪〈溪山清遠卷〉的筆法和章法。

第五卷，「瀏灠頓挫」——試論唐代書畫和文飾的風格。

第六卷，「肥遺」和「龍鳳配」。

第七卷，銅鏡世界——詩、書、畫的綜合體。

第八卷，以陶瓷器為例證——試論中國歷代藝術品的特徵及其普遍性。

第九卷，造像與傳神(上篇)。

第十卷，造像與傳神(中篇)。

第十一卷，造像與傳神(下篇) / 成都製弓箭調查報告(英文稿)。

第十二卷，明瓷的龍鳳紋。

第十三卷，新安海底沉瓷初探。

第十四卷，龍的胚胎和幼蟲。

第十五卷是民國七十五年於東吳大學舉辦的「中國藝術史研討會」的論文集，譚教授擔任第一場會議的主席，沒有發表論文。該研討會的促成，時任行政院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先生(1923—)說：「我們知道東吳大學歷史系是國內最早注意到中國藝術史教學研究的科系，經多年的苦心經營、成果卓越，我們今天在此舉行這個盛會，正是這個研究目標的延綿和光大。」⁸故東吳歷史系在矚目之下，是要「延綿和光大」藝術史。遺憾的是，終因經費問題，該研討會卻成為「總結」，第十五卷也成為《藝術史集刊》的最後一卷。譚教授說：「等我要編 16 卷時，學校便通知停刊，就連我的〈墨暉與鑲嵌〉一篇論文，也移轉到 79 年 3 月出版的《東吳文史學報》第 8 號的『慶祝 90 週年校慶特輯』裡刊出。」⁹語氣之中，可

⁵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297。

⁶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0。

⁷ 劉崇鉉撰：〈發刊詞〉，《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 1 卷(1973 年 3 月)。又，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0。

⁸ 陳奇祿撰：〈陳奇祿主委致詞〉，《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 15 卷(1987 年 2 月)，頁 7。

⁹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0。

以感受到譚教授的無奈。最後在民國八十年，譚教授以「研究教授」之名退休，在退休前一年，譚教授與歷史系師生合影¹⁰，是譚教授在東吳歷史系的最後身影。

二、東吳大學中正圖書館所藏譚教授之贈書

由於譚教授應聘之時，是以藝術史研究為發展要務，為提供未來「藝術史研究所」的需要，於是譚教授將許多藝術史相關圖書資料送至本校中正圖書館，當時亦成立「中國藝術史資料研究參考室」保存之。¹¹

據譚教授所紀錄的清單，共捐贈 203 種，790 冊的圖書。¹²由於師生人數遞增，為了滿足讀者趨向多元化的資訊需求，近年來學校對中正圖書館內部空間也做了若干調整與改善，早期設置之專室已改為開放空間，提供讀者資訊檢索及討論課業之用，專室內的書籍也隨之移至書庫中。原典藏於「中國藝術史資料研究參考室」內之書籍，經館員核對館藏後，發現約 30 餘冊圖書不見於館藏，其餘大都完整保存。¹³

三、結語

譚教授是臺灣第一位將藝術史帶進校園裡面的學者，教授不僅有系統地研究中國藝術，更致力於培養藝術史人材，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譚教授已逐漸淡忘。有幸的是，在近半世紀以前，於前人的用心擘劃中，譚教授與東吳有著十八年的緣份。譚教授對東吳的貢獻良多，不僅用心主持刊物，也慷慨無私地捐贈珍貴圖書，以備研究之用。即使最後因為大環境的影響產生變數，但是哲人遺愛，在東吳大學圖書館，依舊清晰。

¹⁰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5、28。

¹¹ 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6。

¹² 據中正圖書館提供的複印紀錄，又見譚旦岡撰：《了了不了了集》，〈傳道·解惑：大學授課〉，頁 301-305。

¹³ 關於譚教授所贈書籍的清點，是經東吳圖書館館員及工讀生協助完成，尤其是當時參與編目的張孝宣專門委員，對於清單的核對，更是費盡心力，皆在此謹表謝忱。